

古树群中“树抱竹”

江涌贵

在文昌镇王家源村村头,竖立着一排参天大树,前面立有一块浙江省古树群护碑,为县人民政府所立。这些古树不但给村庄带来了几分神秘,衬托出村庄的古朴庄严,更像一排高大威武的战士在站岗放哨,时时守护着村庄的安宁。

这个古树群中,共有18棵古树,村民们戏称为“十八罗汉”,细数一下,又分为柏树、榔榆、枫香、樟树、青冈栎和黄连木等6个树种。它是先祖们给后代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古时,这里以山高、源深、峡谷、溪多而闻名,故王家村原先叫丰溪村。从地理位置上看,村庄正处于各条溪流的交汇口,因此村庄极易受到洪水的冲击。只要一下大雨,山洪爆发,整个村庄都有遭淹毁的危险。千百年来,村庄曾多次受到冲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400多年前的王氏祖开始对村庄进行了风水整治。一方面在村前绕村构筑防洪堤,将丰源、塔心两股主要溪水往村前引入下方,进入大溪;另一方面在村中筑堤开沟,将村后竹坞和宋坑坞的水引入村前大溪中,同时在河堤上种了一排20多株树木以防风挡水,其中历经风雨,保存下来18株。也正因为这样,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乱砍滥伐中,这片古树群都得到很好的保护,没有遭到砍伐的厄运。

几百年过去了,如今这些树木长成了参天大树。说来也怪,自从种上这些树后,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镇住了上方的来风和洪水,使村庄的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数百年来,王家村安然无恙,没有受洪水冲毁之灾。

在这18株古树群中,有一株“树抱竹”的奇树。一株樟树在离地面两米来高处,从樟树中间又长出一支毛竹,毛竹枝叶与樟树枝叶共同生存,交相辉映,别有洞天。2013年,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中共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到王家源村调研,发现古树群中有一棵大树树腰的空心处长出一簇竹枝来,十分开心,忙指着这株大树对身边的人说:“这是真正的胸有成竹啊!”

“胸有成竹”,这是一个成语,说的是画竹子时心里有一幅竹子的形象,比喻做事之前已经有通盘的考虑,也说成竹在胸。而今这个成语却被这株奇树十分形象地刻画出来。今天,这些古树群成了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村里已把它改造成古木公园,成了游客观光的一个景点和村民们休闲的好去处。

我们的副刊

是心灵自由自语、

交流交融的空间，

我们期待并承接

所有美丽而真挚

的文字……

重阳是一种植物

王雅梅

重阳是那朵朵秋菊吧
居于东篱下
噙着自己的清香
幽幽无声
将繁盛的花蕊
举过头顶

重阳是那粒粒茱萸吧
山里的你亭亭如盖
红玛瑙的果实似红豆
遍插茱萸少一人
只一粒就品尽了相思

重阳是那株株蓬蒿吧
深念如蓬蒿
又绿了一回
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
擦亮一个叫重阳的节日

重阳就是一种植物吧
长在秋天御初寒
长在偏爱的唐诗宋词里
倒进亲情的杯盏
九九重阳
比天还长比地还久

秋雨

余利生

淅淅簌簌
淅淅簌簌
下个不停
屏蔽了天上太阳
迷惑了地上方向

秋雨
淅淅簌簌
淅淅簌簌
下个不停
冲淡了花的芳香
浇灭了鸟的欢唱

秋雨
淅淅簌簌
淅淅簌簌
下个不停
撑起了她的小伞
隔断了我的企望

秋雨
淅淅簌簌
淅淅簌簌
下个不停
打折了飞的翅膀
布满了我的惆怅

秋雨
淅淅簌簌
淅淅簌簌
下个不停
小伞飘到了远方
心头涌起了悲凉

徐道明

时令到了秋天。硕果累累的金秋,想想都让人高兴,市场上有来自全世界的各种水果任君挑选,大自然秋高气爽,红叶尽染,而秋雨也迈着款款的步子不期而至。经历了暑热,人们对秋雨期盼已久,当你来到人间,人们都打开窗户迎接你,欣赏你。有的年景,“秋老虎”肆虐,你更是人们的念想了。

四季皆有雨。春雨绵绵,

有时下的时间太长,影响人的心情;夏雨滂沱,有时候来得太猛,让人受不了;冬雨未免寒冷。而秋雨处乎其中,看看人间经历干旱,它就来了;看看人间的雨量差不多了,它就适可而止。只是有时候不能雨露均沾,俗话说“秋雨隔田塍”,意思是两块田,可能其中一块下到了雨,而另一块田却下不到雨,让人感叹造化的神奇。说起来我们还要感谢万里之外的“台风”,是它带来了人间甘霖,遗憾的是有时候



汪黎明 摄

童年

余书旗

童年时期所经历过那些有趣的事,总是令人难以忘怀,几十年过去了,虽已模模糊糊,但每当想起,仍然觉得饶有趣味。

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是一大乐趣,隔壁有一大叔,说话诙谐幽默,爱开玩笑,爱讲故事。我家当时住的房子很宽敞,兼做生产队的临时办公场所。下雨天不能出工的白天或晚上,大叔一有兴致便会到我家讲故事,且天天有新鲜内容,我感到非常奇怪:“他肚里怎么能装这么多故事?”

终于有一天,待大叔讲完故事准备离开的时候,我望着大叔,把久藏于心里的疑惑说了出来:“这些都是你亲眼见过的吗?要不你怎么知道?”

老屋、石磨

王丰

一片石磨,静静地卧在老屋连栏的一角,夕阳从窗户的木栅子空隙里一条一条钻进来,木栅子上一团蛛网,缺脚断腿的空窠着,它们都寂寞着,连老屋也寂寞着。

一根“龙答勾”(推石磨用的木柄),在一双或两双手握紧下,交替旋转起来,发出“果粒多,果粒多”的声响,两片石磨缝隙里纷纷扬扬飘出白的粉,白的浆液。低沉、缓慢、急速的音符,传在乡村那漫无边际的寂寥里,往年的石磨,往年的石磨声一下子来到了眼前。

老家里的那片石磨,搁置在老屋门口的过道里,过道是连栏,上面盖着瓦,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石磨谁都可以用

一屋子的大人听我这么问,都笑出声来。我不解地望着大人,忽然腼腆起来,赶紧拉着祖母的手,躲到了她身后。祖母却笑着对我说:“等明年你读书了,识字了,就知道了”。

从那以后,我便时不时地到村小学去“趴窗户”,以窥探教室里的“秘密”。回家以后,拣一块木炭,学着老师的样,在墙壁上、屋柱上一横一竖地画起来。对着满屋的涂鸦,我心想:“明年读书了,就知道这些念什么字了”。待后来读书了,再看看墙壁上的那些“字”,果真有的像“井”,有的象“口”,还有像“围”的,仔细一看,又什么字都不像了。

枪,是男孩最喜欢的玩具之一,尤其是驳壳枪,我也一样,经常用废纸折叠驳壳枪:首先把纸折叠成约一寸见方、

台风过于肆虐,破坏力也极强。

“一场春雨一场暖,一场秋雨一场寒”,一阵秋雨过后,提醒人们大自然要降温了,该添衣了。总有几个人,还是穿着夏天的短袖衫,盖着夏天的薄被,在一个秋雨之夜不幸着凉了,第二天“咳咳咳”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天高云淡,秋意渐浓,正好给日渐降温的天气增添一点似火的热情。结伴登山的

半寸厚薄的纸片,一式四片,待用;然后把另一张纸卷成一根钢笔粗细的纸筒,用作枪管,待用;最后组装,画上扳机,在枪管上用饭粒粘上一个三角纸片当准星瞄准器,便大功告成。

这种纸质的驳壳枪不结实,斯文一点的小孩还可以比划一段时间,碰上顽皮一点的,一个“缴枪不杀”的游戏,这驳壳枪便大卸八块了。

也有家长用木头为自家小孩做的驳壳枪,我羡慕极了。我知道爸爸很忙,没时间,便想自己动手。那天放学后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找了一块木板,用铅笔大致勾勒了一下,便用灶门前劈柴的刀劈了起来。

那时候八、九岁的小孩有好多已跟着大人上山砍柴了,

人多了,欣赏秋山红叶的人多了。爱美的女人自然也能在这秋日的凉意中展示风韵,黑色内衣配上筒挺小西装,长发及肩,显得既干练又妩媚,正可传递秋天成熟的美。九分裤配风衣,在瑟瑟秋风中也显得风情万种。

秋雨浇灭了人们的急躁情绪,让人明白了春华秋实的道理。湿漉漉的秋雨黄昏,满城桂香袭人,漫步湖边,感悟人生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与哲理,可以让人变得更加睿智。

庙会上的小女孩

所以祖母看见我拿着刀劈这劈那的,也不当一回事,顾自带着我的弟弟妹妹去门外玩了。

当驳壳枪粗坯大致完成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左手食指的指甲根部被劈开了一道大口子,鲜血直流,染红了那把尚未制作完成的驳壳枪。

祖母迈着小脚、循着我的哭喊声赶了过来,见其状,慌忙找了一块墨鱼骨头,用剪刀刮下一些粉末,敷在伤口上。墨鱼骨有止血、止痛、消炎的功能,不一会儿伤口便止住了血,过了几天,伤口便全好了。

后来好长一段时间还是心有余悸,不敢拿刀,那把驳壳枪终究还是没有做成,但手指上那道斜着的疤痕至今仍清晰可见,犹如童趣和我的一路陪伴。

一个人握住“龙答勾”沿着顺时针推动石磨,另一个人用铜瓢(是铁做的),也有用小木勺的,从木盘舀着起浸胀的黄豆,或抓一把竹填箕里的燥苞芦籽,看准时机倒进磨眼里。添磨(往磨眼里填粮食)的人,一般由小孩来担当,小孩推不动石磨,小孩手脚灵巧,“龙答勾”撞不到他们的手。

两扇石磨咬合着的磨齿将粮食碾磨成粉或浆,有水混合的粮食从石磨夹缝中渗出,流过心字形的木槽,汇聚到嘴,滴答,滴答,一滴,一滴,滴到装着的木桶里。

也有一个人磨粮食的,没有人添磨。

五保户“圆宝”总是一个人磨磨。“圆宝”是孤儿,他自己也不知道父母在何处,童年就在村里给一个地主做长

年。“圆宝”这名是地主给起的,是图个吉利,想多得钱财。解放后,地主败落,“圆宝”头脑不十分灵清,终生未娶,大队里给“圆宝”定了个五保户。

“圆宝”吃的粮食全用石磨磨,好像是天天都磨。一个人,磨一圈,停下来添一瓢,磨一圈,停下来添一瓢。磨到七十有三那年冬,一个夜里,“圆宝”伏在石磨上死了。那夜,“圆宝”磨的是水浸米,用来洗米糕,白的米浆,滴答,滴答,一滴,一滴,滴入装着的木桶里。

老家那片石磨已如老妪,白了鬓发,孤寂地坐在老屋里数着夕阳下飘逸着的尘埃。

我想,我是再也听不到那石磨声了。